

XIYU GUDAI
YISILANJIAO ZONGLUN

西域 古代 伊斯 兰教 综论

● 高永久 著

民族出版社

教育部(原国家教委)人文社会
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基金资助

西域古代伊斯兰教综论

高永久 著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 青

装帧设计:金 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域古代伊斯兰教综论/高永久著. -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1.6

ISBN 7-105-04488-8

I. 西… II. 高… III. 伊斯兰教史-西域-古代 IV. B9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4714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125 字数:17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定价:18.00 元

**Trans – Century Training Programme Foundation for
the Talent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by the
State Education Commission**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f
Ancient Islam in the
Western Regions

Gao Yongjiu

本书获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和兰州大学笹川良一优秀青年教育基金资助

序 一

杨建新

作者新出版的《西域古代伊斯兰教综论》，是他的《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一书的姊妹篇。后部书研究伊斯兰教传入前西域地区流传的各种宗教；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则专门就清代以前伊斯兰教在西域的传播和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这两部书珠联璧合，为我们展现了清代以前西域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及各种宗教在西域的传播和发展，既总结了前人对西域宗教的研究，又开拓了西域宗教研究的新前景，也为我们提供了全面认识西域古代宗教源流的系统知识，是西域研究中的又一重要成果。

伊斯兰教传入西域，是古代西域地区及西域各民族社会历史及文化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也是对现代新疆及中亚地区各民族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它改变了古代西域民族和社会发展的进程，更新了古代西域民族社会、文化的结构，重铸了古代西域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关系，使古代西域地区和各民族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所以也可以说，不论是古代或现代，宗教在这一地区，都不是小事。因此，古代西域的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大课题。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伊斯兰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不仅是一个人们的信仰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一个与民族共同体密不可分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问题。因此，伊斯兰教与古代西域的历史密不可分，也与现代我国新疆的历史、中亚的历史密不可分。正确认识伊斯兰教在西域地区的传播、发展及其本身结构的演变，是研究我国新疆

历史和中亚历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古代西域的文化发生过多层面的多次嬗变。单从新疆地区看,从民族文化层面来说,有过伊朗语族民族文化的传播和嬗变,有过羌氏语族民族文化的传播和嬗变,有过汉、藏语族民族文化的传播和嬗变,有过突厥语族民族文化的传播和嬗变,有过蒙古语族民族文化的传播和嬗变,在这些民族文化传播和嬗变的基础上,最后是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突厥语族民族文化站住了脚,扎下了根。从宗教文化层面来说,最早的是原始宗教,以后相继有琐罗亚斯德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佛教等都在古代西域广泛的传播,特别是佛教,曾是公元4—10世纪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宗教,但却未能抵挡住伊斯兰教的传播,最终使伊斯兰教与新疆各民族文化完全结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新疆各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伊斯兰文化。这个过程是一部绚丽多彩、内容丰富、变化多端、曲折复杂的历程,是一部取之不尽、写之不竭的历史宝藏。至今,人们对这一历史过程的研究,只不过揭开了这一丰富宝藏的一角,而更丰富、更深邃的文化嬗变现象,还有待于继续深入挖掘。祝愿永久能在这个领域持之以恒,不断挖掘,做出更出色的工作,获得更丰硕的成果。

2000年6月于兰州大学

序 二

杨圣敏

“西域”一名，始见于西汉，历代沿用，一直到1884年新疆建省后才渐废弃。“西域”一般泛指玉门、阳关以西诸地，然而二千余年来，其所示范围却甚模糊。历朝往往依地理知识、控驭与交往范围之广狭而有异。狭时仅指天山南北，广时则囊括了中亚、西亚和南亚的印度等广袤地域。本书所称之“西域”，显然主要指以中亚河中为核心之地区。二千年来，这一地区或为中国之一部分，或为中国中央王朝之属国、属部，或为近邻。总之，这一地区之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之一部分。

古代中国，自周代以降迄于唐末，一直以渭水流域的长安、咸阳为首都。也就是说，公元10世纪以前的二千年中，中国西北的渭水流域一直是全国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当时，玉门、阳关实为京畿之大门。两门之西的天山南北和中亚河中地，直接关系着京畿的安危。控制了西域，不仅可保障京畿，还可以控制蒙古，断匈奴、柔然、突厥之右臂，借以保障中原。因此曾问吾先生称：“若以国防言之，天山南北为中国之城垣，中亚细亚则为中国之外郭。”（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导言，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历代中央王朝对西域的重视，带动了学者对西域人文地理的考察与研究，二千年中，有关的记述卷帙浩繁，其中尤以汉唐时期为著。唐亡之后，中国的经济重心转移向东南，而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则几经游移，经开封、洛阳、江左而最后定于北京。西北的重要性明显减弱，有关的研究也不似前代之高涨。

近一百余年来，古代西域史的研究再掀高潮。18世纪中叶，

清政府击败准噶尔部,重新控制了新疆和中亚地区,随着当地与内地联系的日益密切,西域研究成为迫切需要,于是西北之学再次兴起。早在清朝统一西域之初,乾隆皇帝即下令编纂了《钦定平定准噶尔方略》、《钦定皇舆西域图志》、《钦定西域同文志》、《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等大型史地著作。整理保存了大量西域史地、民族、宗教的宝贵资料。而当时私人著述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祁韵士(1751—1815)和徐松(1781—1848)等人。他们翻检文献,实地考察,撰写了大量西域史地的著作。如:《皇朝藩部要略》、《新疆识略》、《西域释地》、《西陲要略》、《西域水道记》等。在清政府控制了新疆和中亚之后,俄、英、法、日、德等帝国主义国家相继开始了对中亚和新疆的侵略。

19世纪中叶以后,英、俄、德、法、日各国在我国西北——蒙古、新疆一带开始侵略活动。为了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侵略,各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了对我新疆和中亚地区的研究,各国的探险队、探险家相望于道。如1898年俄国克莱蒙兹率领的探险队到吐鲁番高昌城进行考古发掘,1899年英印政府派遣斯坦因率队到和田、尼雅等地发掘,1902年德国派格鲁威德尔、勒柯克率队到库车等地发掘,1902年日本大谷光瑞、橘瑞超率队进入新疆。1900年法国伯希和率队到南疆各地发掘。这些国家还于1902年在德国汉堡成立了“国际中亚远东探险协会”,各国均设立分会。这些探险家们,依靠着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力量,军事和政治的背景,教会的联系以及和当地流氓、豪绅、官僚的勾结,在我国西北和中亚地区横行无阻,大肆掠夺盗窃珍贵的文物和文献,本是一种无耻的文化侵略行为,但他们发表的大量发掘报告和研究论文,也确实把新疆、中亚的研究推向了世界,使西域研究成为一门国际显学。

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特别是沙俄对我西北大片国土的鲸吞,加之1865年以后浩罕汗国阿古柏对新疆大部的占领,加深了中国西北的危机。而同时,东南沿海外患猛烈,清政府度支困难,

捉襟见肘，几乎无力同时应付东西两边外患。于是朝廷内有重海防还是重塞防两大国策之争。重海防者主张放弃新疆。但左宗棠认为，新疆为西北之屏藩，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守，蒙古不安，京师之北，亦将无安眠之日矣！主张收复新疆巩固塞防与海防同等重要。

强邻虎视，西北危机，加上朝廷内塞防海防之争论，吸引更多爱国的文人关注和研究西北，中国再次掀起西域史地研究之浪潮。

清末较著名的西域学学者还有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璧昌(《守边辑要》)、魏源(《圣武记》)等人。民国后较著名的学者则有向达、王重民、章巽、韩儒林、岑仲勉等人。但前辈中外学者对西域史的研究，多以政治、军事、地理为主，较少涉及西域的宗教。而熟悉西域史的人都知道，宗教在西域社会中显然比中原等其他地区有更崇高的地位，更大的影响。

西域自古就是一个地广人稀，生态环境比较恶劣的区域。当地的自然环境以高山大漠为主要景观，气候干旱，酷暑严寒，对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落的古代社会，它并不是一个适于人类生存之地。

西域自古又是一个多民族竞争的战场。北部荒漠草原是游牧民族盘马弯弓，狩猎放牧的场所，匈奴、乌孙、鲜卑、柔然、突厥和蒙古等民族曾相继是这里的统治者。尽管他们工骑善战，却骤兴骤灭。悠来忽往的生活方式，也建立不起深厚的文化。

只有南部大沙漠边缘的片片小绿洲，可以开垦种植，是农业民族世代繁衍定居之地。这里又是东西交通必由之路。于是经千百年的积累和东西方文化的熏染，这些小绿洲上逐渐积聚起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但南疆气候干旱，年降水量只有几十毫米，蒸发量却高达数千毫米。农田完全靠人工引天山雪水灌溉，农业成本远远高于内地的降雨农业。再加上长期灌溉造成的土地盐碱化和周期性的风沙侵害，千百年来，不断有大片的绿洲、城廓被风沙掩埋。

人们被迫逃离家园，四处迁徙。历史上，多少著名的古国、河流如今已成为废墟和干涸的盐碱滩。

千百年来，绿洲之民的苦难不仅来自自然灾害，也来自外族的侵略。这些小绿洲，就像大海中星散的小岛，相互间距离遥远，交通不便，难以组成统一的政权以自保。于是，不断遭受来自北方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和蒙古等游牧民族的征伐和奴役。频繁的天灾人祸，使这些绿洲之民深感自己力量的渺小，经常处于恐惧之中。“恐惧创造神”（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列宁选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3页）。险恶的生态环境，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却使这些绿洲成为宗教的温床。于是，几千年来，宗教成为绿洲文化中最为突出的特色。世界比较重要的宗教几乎无一不曾在這裡流行。这里先后风行过萨满教、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一支）和伊斯兰教。千百年来，宗教就是这里的意识形态。寺院就是大地主，寺院就是法庭，寺院就是学校。教权有时与政权平行，有时压倒政权，更多的情况是政教合一，宗教就是政治。

古往今来，宗教于西域社会影响之重大，使我们任何欲探讨西域历史与社会的人，必须先了解西域之宗教。但以往学者们有关的研究，主要偏重于佛教。而自10世纪以后传入新疆的伊斯兰教，研究的成果偏少。

究其原因，一是自8世纪中叶以后，有关西域历史的汉文资料逐渐减少，中间还有大段的空白。当地民族曾使用的于阗文、焉耆一龟兹文、回鹘文、察合台文等文献，多已成为死文字，解读存在困难，文献又支离破碎。

二是这些文献大多年代无法确定，又多为西域诸国之地理、人口、特产、风俗及国势之消长或与它国之交涉等。宗教文献，则以佛教为多，关于伊斯兰教之记录，则寥若晨星，点点可数。而其中又多荒谬怪诞之传说与神话，给研究者带来诸多困难。

尽管如此,伊斯兰教在西域之重要性无论从学术还是现实意义上都不容忽视。在西域,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还是生活的准则,法律的依据,与佛教相比,它对社会各个层面的渗透和影响更为深入,至今它的影响力仍不容置疑。仅举一例,目前全国共有清真寺3万余座,而新疆就占有其中的2/3。

自公元10世纪中国的首都从渭水流域东迁,西域的重要性就逐渐减低。千年之后的今天,随着我国政府西部大开发工程的逐渐展开,我们已感到,新疆将再次成为全国瞩目之地。

西部大开发虽以经济的发展为核心,但它必然涉及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对于西部的伊斯兰教的研究,和在此基础上制定的适当的宗教与民族政策,显然是使经济开发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基本条件。

兰州大学历史系高永久先生,多年从事中亚及中国西北民族与宗教的教学和研究,曾发表《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等著作和相关论文数十篇。在此基础之上,他广泛收集各类史料,吸纳前人研究成果,对西域古代伊斯兰教的很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论证精细,多有创见,是多年来西域伊斯兰教研究中的一部重要的成果。相信本书的出版,在学术上,对西域伊斯兰教的研究是一重要贡献;在实践意义上,对政府制定相关的政策,则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00年9月于中央民族大学



高永久，博士，兰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副主任。参加工作以来，共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民族学概论、民族社会学、西北民族宗教概论、文化人类学、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宗教学、社会学、跨国民族概论、中亚概论、中国民族史、伊斯兰教概论等专业基础课和选修课。主持完成了日本JREX项目、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国家教委资助优秀青年教师基金项目及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等10余项项目。出版了《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专著）、《当代甘肃民族社会问题》（专著，与马方合著）、《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译著，与郝苏民合译）、《各民族共创中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俄罗斯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的贡献》（专著）。

1998年被评为甘肃省“高校跨世纪学科带头人”民族学学科带头人。

曾获1999-2000年度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七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研究类）3等奖。

2000年9月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人文社会科学）”。

兼任中国回族学会理事、甘肃省民族宗教学会副秘书长等。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西域伊斯兰教传播史 (上): 伊斯兰教传入	
中亚与突厥伊斯兰王朝	(1)
第一节 阿拉伯人征服中亚及倭马亚王朝 时期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	(2)
第二节 阿拔斯王朝时期的中亚伊斯兰教	(22)
第二章 西域伊斯兰教传播史 (下): 喀喇汗王朝与	
伊斯兰教的东渐	(46)
第一节 喀喇汗王朝时期的伊斯兰教	(47)
第二节 喀喇汗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	(71)
第三章 蒙古军队征服前的西域伊斯兰教	(91)
第一节 花剌子模王朝时期的伊斯兰教	(92)
第二节 西辽统治西域时期的伊斯兰教	(100)
第四章 蒙古军队征服西域与蒙古统治者对伊斯	
兰教的政策	(111)
第一节 蒙古军队征服西域及当地伊斯兰教的 状况	(111)

第二节	1227 年至 1260 年蒙古统治者对西域的 统治及其宗教政策·····	(124)
第三节	察合台汗国时期的西域伊斯兰教·····	(135)
第四节	中亚地区蒙古汗国信仰伊斯兰教的社会 基础·····	(153)
第五章	帖木儿帝国时期的西域伊斯兰教·····	(160)
第一节	帖木儿统治中亚及其对伊斯兰教的政策·····	(160)
第二节	帖木儿后裔对中亚伊斯兰教的政策·····	(178)
第三节	蒙兀儿斯坦地区的伊斯兰教·····	(183)
第四节	中亚伊斯兰苏非主义及纳格西班牙底教团·····	(191)
后 记 ·····		(201)

第一章 西域伊斯兰教传播史(上): 伊斯兰教传入中亚与突厥伊斯兰王朝

伊斯兰教虽然是在西域地区最后一个传播的宗教,可是,该宗教一经传入西域,就在各个方面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在西域地区传播的宗教。无论是它广泛的传播范围、众多的皈依者,还是巨大的影响,都使得以往在西域地区传播的琐罗亚斯德教、佛教、摩尼教、景教无法与之相比拟。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在西域文化传播史上,伊斯兰教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8世纪初,伴随着阿拉伯人的到来,伊斯兰教也随之传入了中亚地区。本章对654—705年间的历任呼罗珊总督进行了考证,同时探讨了伊斯兰教传入马维兰纳赫尔^①地区的时间。

屈底波对中亚马维兰纳赫尔地区的入侵,开始了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的广泛传播。

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传播的一个重要的成就,就是中亚地区

^① 马维兰纳赫尔一词产生于阿拉伯人入侵中亚时期的7世纪中叶,最初该词仅仅代表了阿姆河以北地区这一地理概念,后来,该词才具有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的文化区的含义。中国学者一般将“马维兰纳赫尔”译成“河中地”或“两河间”,而往往忽略该词的原始含义。马维兰纳赫尔的拉丁语书写形式是“特兰索克萨尼亚(Transoxania)”,19—20世纪的欧洲东方学界广泛使用了这一地名表达方式。在当代学术著作中,已经很少使用“特兰索克萨尼亚”指称河中地了。在阿拉伯人入侵这一地区之后,马维兰纳赫尔所表达的含义则是在此之前的粟特的地理范围。参见高永久:《中亚地名“马维兰纳赫尔”考证》,载《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米儿咱·海答儿的《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中文版)中正确地使用了“马维兰纳赫尔”一词,该书由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王治来先生校对,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本书在此对河中地一般采用“马维兰纳赫尔”的称呼。

突厥人皈依伊斯兰教。突厥人的皈依,不论对促进中亚伊斯兰教传入新疆,还是突厥-伊斯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阿拉伯人征服中亚及倭马亚王朝时期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

从7世纪初起,阿拉伯人战胜拜占庭并灭亡波斯的萨珊王朝,增强了阿拉伯人占领更多的异教徒地区的愿望。从哈里发奥斯曼('Uthman ibn 'Affan, 577 - 656)统治时起,阿拉伯人就开始入侵中亚,本节将阿拉伯人对中亚的入侵分成两个阶段:从649年起至704年是第一阶段;从705年屈底波入侵中亚起到750年是第二阶段。

阿拉伯人对阿姆河以南地区的占领轻而易举,而对于阿姆河以北的马维兰纳赫尔地区的占领则经历了很长一个阶段。本节结合中外文资料,对这一时期阿拉伯人入侵马维兰纳赫尔的问题,诸如阿拉伯人首次进兵马维兰纳赫尔的年代、第一阶段阿拉伯人的历任呼罗珊总督都做了详尽的考证。本书认为,伊斯兰教传入中亚,始于第一阶段。

伊斯兰教开始在马维兰纳赫尔的传播,则始于705年任呼罗珊总督的屈底波·本·穆斯林(Qutaybah b. Muslim)。

一、阿拉伯人入侵中亚

穆斯林作家白拉祖里的《伊斯兰征服史》,记述了649年阿拉伯的巴士拉总督阿不都拉·本·阿弥尔('Abdullah b. 'Amir)